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导引

邹 红 李 怡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导引

邹 红 李 怡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del641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导引 / 邹红, 李怡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303-18307-4

I. ①中… II. ①邹…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0151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ZHONGGUO XIANDAI ZUOJIA ZUOPIN DAOYI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30 mm×980 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策划编辑: 王一涵 周劲含 责任编辑: 王强 广隶 王亮
美术编辑: 焦丽 装帧设计: 焦丽
责任校对: 陈民 责任印制: 陈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8284

编 委 会

顾问：王 宁 童庆炳

主任：张 健

副主任：李国英 过常宝 康 震 王立军（常务）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刁晏斌 过常宝 康 震 李国英 李 怡 李运富
孙银新 王立军 姚建彬 于翠玲 张 健 张清华
张秋玲 张燕玲 赵 勇 邹 红

前 言

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根据工程的总体安排，同年启动了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遴选工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顺利获批为“2007年度第一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建设项目号为TS2070。该项目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师范生的培养工作，创新师范教育人才培养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是教育部首批建立的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教育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立项以来，学院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专业优势，从师范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入手，重新构建了培养模式，梳理了各培养环节的关系，并在师范生培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改革，为培养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和坚实专业基础，能够引领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方向的高水平中学语文教师做了大量的工作。

师范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高屋建瓴、统领全局的顶层设计，需要将师范教育的理念融汇于师范生培养的全过程。在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课程建设和与之相配套的教材建设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中使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真正融为一体。围绕这一建设目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密切结合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教师教育理念，将创新型的语文教师培养模式同语文教育课程改革相结合，同语文实践教学、汉语言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语文教学法的改革相结合，同教学实训、教学实践相结合，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模式的转变，构建了以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为架构的模块式新型教师教育课程体系。重点建设了一批面向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的“专业方向平台课程”，尽可能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深厚知识内涵，转换为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的优质课程资源，并通过这些系列课程，在学术研究前沿与中学语文教学资源储备之间搭建桥梁。与课程建设相配合，学院规划编写了一系列高质量、切合中学教学实际的优质教材，改变了传统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采用统一教材的不科学做法。教材编写者始终将教学技能的训练融入整个教材的内容体系之中，无论是基础课教材还是选修课教材，无论是理论课教材还是实践课教材，都把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作为核心教学目标，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这套教材体系性强，涵盖面广，涉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多个方向，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名篇导读》《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导引》《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导引》《外国文学经典导读》《文艺美学与大众文化导论》《古代汉语基础理论与应用》《现代汉语基础理论与应用》《教师与媒介教育导论》共计8种教材。这些教材的主编都是各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具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每部教材都在教学中进行了多次的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经过反复修订，现予以正式出版。

在教材编写和出版的过程中，文学院相关研究所的老师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导 论 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1
第一单元 中国现代小说	8
引论 如何阅读中国现代小说	8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阅读	11
《阿 Q 正传》	鲁 迅/11
《孔乙己》	鲁 迅/15
《药》	鲁 迅/17
《祝福》	鲁 迅/21
《铸剑》	鲁 迅/24
《子夜》	茅 盾/30
《春蚕》	茅 盾/34
《家》	巴 金/37
《边城》	沈从文/40
《为奴隶的母亲》	柔 石/44
《多收了三五斗》	叶圣陶/48
《骆驼祥子》	老 舍/50
《死水微澜》	李劫人/53
《呼兰河传》	萧 红/56
《金锁记》	张爱玲/60
《围城》	钱锺书/63
《山峡中》	艾 芜/66

《荷花淀》	孙 犁 / 68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 71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 73
第二单元 中国现代诗歌	77
引论 如何阅读中国现代新诗	77
中国现代诗歌经典阅读	80
《一念》	胡 适 / 80
《是谁把?》	刘大白 / 81
《天狗》	郭沫若 / 83
《少年歌》	朱 湘 / 87
《蛇》	冯 至 / 89
《我是一条小河》	冯 至 / 91
《死水》	闻一多 / 93
《一句话》	闻一多 / 97
《再别康桥》	徐志摩 / 99
《偶然》	徐志摩 / 103
《仍然》	林徽因 / 105
《有感》	李金发 / 106
《寂寞》	卞之琳 / 108
《雨巷》	戴望舒 / 110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 / 114
《预言》	何其芳 / 117
《秋天》	何其芳 / 120
《我爱这土地》	艾 青 / 123
《我的思念是圆的》	艾 青 / 124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艾 青 / 126
《赞美》	穆 旦 / 131
《窗》	陈敬容 / 136
第三单元 中国现代散文	139
引论 如何阅读中国现代散文	139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阅读	143
《阿长与山海经》	鲁 迅 / 14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 迅/145
《灯下漫笔》	鲁 迅/148
《纪念刘和珍君》	鲁 迅/150
《拿来主义》	鲁 迅/152
《〈呐喊〉自序》	鲁 迅/155
《藤野先生》	鲁 迅/158
《新纪元》	李大钊/161
《背影》	朱自清/163
《荷塘月色》	朱自清/165
《我的母亲》	胡 适/167
《说“木叶”》	林 庚/169
《森林中的绅士》	茅 盾/172
《读〈伊索寓言〉》	钱锺书/175
《故都的秋》	郁达夫/177
《动人的北平》	林语堂/180
《济南的冬天》	老 舍/182
《老王》	杨 绛/183
《咬文嚼字》	朱光潜/186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189
《雅舍》	梁实秋/190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192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196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199
第四单元 中国现代戏剧	201
引论 如何阅读中国现代戏剧	201
中国现代戏剧经典阅读	206
《三块钱国币》	丁西林/206
《雷雨》	曹 禹/209
《北京人》	曹 禹/213
《茶馆》	老 舍/218
《屈原》	郭沫若/220
《虎符》	郭沫若/224

《白毛女》	贺敬之 / 227
后 记	230

导 论

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一般认为，文学史知识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最重要的基础，那么，在系统有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之外，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专门的文学作品研习呢？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于我们理解、认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问题。

一

文学史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那么，我们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诸多至今也无法完全回答的困惑，产生这些困惑的不仅有刚刚进入文学史学习的学子，也有从事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多年的教师与学者。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开端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包括五四文学革命的讲述被公认为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史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还包括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初版）、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1980）、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初版），等等，这些文学史的写法各有不同，但伴随着中国现当代学术的演进，也大体可以见出一些基本的走向和趋势，其中最隐约浮动的线索似乎是思潮运动史—政治革命史+作家座次—社会文化与体制史。这正好应和了中国现当代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嬗变过程：从将文学置于思潮斗争到附缀于政治革命的历程，从对作家座次的排定到更大范围的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制度史的研究。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史课堂教育与教学测评已经将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还有就是对作家所在社团流派、文学思潮、历史意义的反复考证。

这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却同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最严重的现实在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实际上成为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最近几年，学术界关

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很多，许多思路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大大拓宽了我们既有的研究空间，例如关于“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的讨论，除了跳出那些机械的政治比附之外，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阐述，而是努力将文学的发生发展引入到一些更加广阔的领域当中，如文学史如何进入思想史，文学史如何丰富自己的思潮史，文学史如何完善自己的区域史，文学史又如何结合制度史，等等。我充分肯定这些思路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如果回到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事实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一部中国文学的演进的历史是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五四”时候的思想启蒙就没有新文学革命，没有左翼文化思想的渗透成长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巨大分野，而没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不会有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根本转变；文学的历史本身也由种种的思潮流派所构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不管你是否承认，它们都极大地吸引着中国作家的目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中国诗歌会、左联、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西南联大作家群、京派与海派，无疑都是我们考察中国作家文学事业的重要的环节，自有“说清楚”的必要；同样，区域文化之于文学面貌的深刻烙印也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东北黑土地文化养育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与江南水乡的才子文人显然有着明显的个性差异，同样居于南方文化圈，巴蜀知识分子与南粤文人迥然有别，甚至也与湖南作家群不同，这里可供我们探讨的“话题”显然很多；至于文学与社会体制的关系，这在今天也几乎成为了热门话题，现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形态都直接关乎中国文人的生存和写作，因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影响文学发展的基本“因素”，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本身的表现，许许多多的社会力量都试图争夺这一精神领域，努力在其中打下自己的印记，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

然而，我们的困惑就在于：仅仅抓住以上这些影响文学发展的“力量”就等于进入了文学的现象了吗？文学史的书写就等于是以上这些社会文化因素的会合吗？恐怕不能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抛弃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基本的存在——文学作品。我们需要对文学周边的诸多力量加以分析认识——包括思想、社群、体制、文化，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认识都最终是因为出现了独特的“文学作品”才发生了“意义”，文学作品可以承受这些“文学周边”的影响，但是只有文学作品的事实上的存在，才最终形成了代代相继的所谓文学的“历史”，文学作品不断变化所形成的“效果”（史）可以包含思想史的烙印，也自然与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种种的联系，一个作家作为某一社群的成员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他的精神创造，所有这一切最终能够加以证明并被研究者挖掘

和阐述的只有一个最可靠的依据——文学的产品，如果我们抛弃了文学的产品，所有这些或宏大或精微的理论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反，在一些历史背景“晦暗不明”的时期，还有没有文学史呢？有没有值得书写的文学的故事呢？那也不取决于历史背景本身而决定于能够找到属于那个时期的独特的文学作品。例如莎士比亚，今天的“莎学”研究在莎士比亚本人的身世问题上遭遇了太多难解之谜，但所有这些无法确定的“文学周边”的内容似乎都没有影响莎士比亚文学的伟大价值，也丝毫没有影响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学史重要章节的事实。这也就告诉我们，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之下，决定文学史根本的不是“文学的周边”而是文学作品本身。

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作品，文学史不能也无法凌驾于这些文学现象之上。这本来是最基本的常识，然而今天的问题却是：中国的学校教育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这一基本常识，小学生在没有读过鲁迅作品的时候，却已经知道了他如何“弃医从文”，如何“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脱离了文学感性的鲁迅由此被注定了脱离青少年需要的不幸命运，大学生在根本没有系统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却首先知道了信息量巨大的社团、流派与思潮，研究生呢，则在没有多少文学阅读经验的前提下匆忙展开着自己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建构！这样的文学史教育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所谓的文学史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教育体制架空了，架空于一切基本的文学现象之上，成为自说自话的“理论的演绎”。一个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传输，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教育的现状与知识增长的现状：人们已经习惯于脱离具体的文学事实来接受精英知识分子的“结论”，并把这样的结论当作不容置疑的“知识”。久而久之，我们在不断接受“文学史”教育的同时在事实上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文学”。

文学史，本来就是文学作品的意义讲述以及我们对这些意义生成奥秘的一种解释。

二

以上的困惑来自我们多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实践，我们一直在探讨这样的一种可能：如何让文学史的教授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追踪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

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专题性研讨就是这一设想的第一次尝试。我们的总体构思是：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作品作为重点讲述和分析

的对象。在这一门新课程的学习中，对作品的分析理解具有理所当然的核心地位，其他的文学史知识都居于背景状态，作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而存在。

新课程的学习，当把个人鉴赏能力的发掘和培养置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能否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现象的独特的领悟，是衡量我们学习成效的基本尺度。这里，最需要辨明的便是在当前盛行一时的各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尤其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理论与批评）之于我们学习的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有“现代”之谓，题中之义乃是它具有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新的特征，理所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应当创造和使用与这些新特征相适应的新的概念系统和阐释框架。然而，回首已经过去的一百年，我们目睹了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目睹了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迷醉于“现代”之途的种种坎坷颠簸。开放与引进，这似乎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姿态。于是，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纷至沓来，现代的中国成了外来理论的实验场，一时间，能否不断追随西方“与时俱进”在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无形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界讨论“主体性”问题，而所谓的主体性问题在当时几乎成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主体性问题其实根本没有同西方文学经验问题区别开来。当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和概念被广泛引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的基本概念之时，我们实际上又陷入到了另外一层新的困惑：这些外来的概念能否完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巴金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学理念？甚至屈原的楚辞可以命名为“浪漫主义”，而《诗经》可以命名为“现实主义”？

可能正是这样的困惑促使了另外一种选择的出现，这就是“民族化”，这就是重新回到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缅怀与追忆当中。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问题却在于，“民族化”和“传统性”的生成一旦被置于与“西方性”和“现代化”相对立的立场，这一命题所能够包含的空间也就十分的狭小了，在被切断了与当代生存的有机联系之后，它事实上只能是既往的一套已经成型的思路与概念的运用而已。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兴”、“味”、“风骨”之类的话语在今天的生命力，但是作为现代生活映射的文学究竟还有属于今天的新内涵，离开了“现代化”，离开了对“西方性”丰富内容的把握与参照，我们依然很难描述我们的文学现象，我们也很难产生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化设想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困难。

关乎个人鉴赏能力的文学感受的问题就这样被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对于

文学史的理解而言，重要的不是已经存在过的中外文论遗产，而是一个如何准确地发掘自己的文学感受，从而准确体会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秘密的问题。只有我们自己的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才是通往中国现代精神殿堂的唯一桥梁，也只有我们自己的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才能最后生成与现代中国艺术体验相适应的现代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式。

三

如何提高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感受力与鉴赏力呢？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就是不能仅仅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当作客观的“知识”，而必须努力从个人人生体验的角度寻找与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的内在沟通，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将文学中的人生社会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人的人生问题史，阅读文学，就是理解这些我们或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问题，认识和展开这些问题在本质上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知识”，更是让我们学会读懂人生，体察生命，获得智慧。

我们曾经有过文学直接回应人生问题，而人生问题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的时代，这就是“五四”时期与 20 世纪 80 年代。在那些热闹而激动人心的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几乎就是无数青年学生生存关注的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动向似乎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精英的动向，而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则引领和规划着青年的未来。鲁迅的“立人”，郭沫若“天狗”般的呐喊奔突，冰心的“爱心”，青年们的“问题小说”，徐志摩的情与爱……中国现代文学的每一次律动都仿佛是中国青年自己的心跳。在这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学科知识”而是自我人生追求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鲁迅之所以并不遥远，之所以不会被大多数的青年学生挑剔“爱国问题”、“家庭婚姻问题”乃至“艺术才能问题”，是因为他关于“立人”的理想，关于“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论述为一个“重返人性”时代的正常的人生目标作了理直气壮的张扬。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新时期，“五四”作家的“问题小说”：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虽然与当前的社会生活差异很大，然而，在另外一方面，能够将自我“人生”当作问题的主体(而不是将国家政治目标当作问题的主体)，这本身也足以激动人心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创造社有时标榜“为艺术”，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里探出头来的青年既需要“为人生”，也激动于“为艺术”。在文学作品之外，20 世纪 80 年代的学子还试图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隔膜，直接从中国现代作家的人生历程中寻觅现实的启迪，鲁迅的倔强、郭沫若的善变、胡适的温厚、蔡元培的包容、巴金

的真诚、徐志摩的多情、萧红的坎坷……不管这些寻觅在今天看来多么的幼稚，它们都在事实上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魅力，造就和巩固了一个时代的“专业兴趣”。

以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作为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意义自然就不再是作为西方理论的证明，重要的甚至也不是西方意义的阐释学或者其他什么“学”，而是它的确能够“打通”那些“遥远年代”的文学表现与当下人生的连接渠道，让21世纪的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自身人生问题的“影像”，而一旦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发现自我，发现人生的某种启示，那么，这些看似遥远的产品也就融入了今天，也就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而只有超越单纯的“知识”之后，一个学科的基础教育才充满了活力。

当然，在打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与当下社会人生相互联系的意义上，我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梳理依然还有它的教育价值。不过我们所谓的“历史梳理”也不是脱离文学文本的简单的现代历史讲述，那不仅容易陷入过去“以论代史”的窠臼，而且在目前的教学体制中也缺乏足够的时间保证。我们的设想是，能不能在教学过程与学习中探索出一种“向历史提问”的方式，首先鼓励每一个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学习的学子大胆提问，在学生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文学史演变)中的问题发问，特别是通过这些独立的发问逐步清除那些源自应试教育的“未经追问”的僵化的历史概念，让每一个学习者在学习中逐渐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独立思考来追问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各种现象。如果说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的渴望最终是中国现代文学走进21世纪青年学子的基础和桥梁，那么，因为作品阅读而生发出来的历史的追问则是激活一个未来学人的学术潜质的契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学术长足发展的起点。前者是在情感的深处解决了“我们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困惑，而后者则可以升华为“我们究竟怎样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四

本书是免费师范生专业选修课系列教材之一。免费师范生的教育问题在当前依然属于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但无论我们的教育教学怎样改革，有一个基本任务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将来的“为人师表”的学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学科知识都将通过这些年轻的学生继续传承下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文学的经典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不仅对每一代的师范生，更是对这些师范生的一代又一代的弟子。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教材与课程的讲授，找到一种沟通目前的基础教育与大学专业教育的途径。在这本《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导引》的编写中，我们尽可能地以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为基础，努力介入和回答基础教育涉及的若干问题。

我们的基本构思是绝大多数作家作品篇目都选自目前中学语文教育涉及的课文(包括目前中学语文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在此基础上适当补充少量暂未入选语文课本但具有极高文学史价值的篇章。教材的写作也努力将我们的专业研究与基础教育实践相结合，篇章的分析阐释一方面要体现当前学术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回答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问题，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教改新思维”这个板块，试图从我们的理解出发为基础教育出谋划策。作为一种呼唤主体精神的文学阅读活动，能够吸引学生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投入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延伸思考”这个栏目中，我们尝试着提出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路，引发大家对问题的继续追问，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推进我们的思想，这些追问或许会大大地走出我们先前设定的“释读”范围，甚至“颠覆”我们的某些既有的认识，但却可能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的思维因此获得了拓展，而这正是文学作品阅读的根本目的。

当然，这一切仅仅还只是我们初步的尝试，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传达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精髓，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高等专业教育与基础语文教育的连接，更多的工作还有待大家的共同探索。